

# 江湖三女侠（上）

第一回 赠宝收徒 孪生怜玉女 飞头滴血 一剑探知交

剑胆琴心谁可语，江湖飘泊怜三女。  
弹指数华年，华年梦似烟。

遥无寒日暮，寂寞空山路。  
踏遍去来枝，孤鸿独自飞。

——目题《江湖三女侠》，调寄菩萨蛮

寂寞山村，黄菊路旁迎客至；  
中秋将近，已凉天气未寒时。

在盘曲的山路上，一个年约五旬的汉子，手中拿着一根长长的烟杆，正在怡然自得的吸着旱烟。

山路两旁，杂花生树，那些野生的小黄菊尤其可爱。山风吹过，清香扑鼻。

但这个山路上的行人，却不是什么文人雅士，他是河南汝州的名武师邝琏。

他也不是为了游山而来，前面的村庄有他的儿女亲家。他的亲家姓冯名广潮，也是一位武师。冯广潮的儿子冯英奇娶了他的女儿邝练霞，去年生了一对孪生女儿，今天正是他这一对外孙女儿的周岁之喜，他是去喝“抓周”酒的。“抓周”是他们家乡的风俗，父母在孩子周岁之时，把亲友所送的礼物堆在孩子的面前，让他自己去“抓”，从孩子所抓的事物，可以观察他的喜爱，推断他的未来。

“人家都说我这两个外孙女儿是玉女下凡，阿霞这丫头的福气可真不小，王母娘娘的身边也只有一个玉女呢。嗯，今天我可得仔细看清楚她们的酒窝，别叫女儿笑话。”原来他这对外孙女儿，不但有如粉雕玉琢，逗人喜爱。而且生得一模一样，脸上也都有一个小酒窝。唯一的分别是姐姐的酒窝生在左边，妹妹的酒窝生在右边。

他正在满怀喜悦的想着这对可爱的外孙女儿，山风吹来，忽地传来了好像是有人说话的声音。

“不会弄错吧？”

“不会。那孩子，我……”

好像是两个人对话，断断续续，听不清楚。邝琏凝神细听，又听到一句比较完整的说话：“他们的交情非比寻常”，但下面的话语又模糊不清了：“既然有……那人一定……”声音越来越小，终于听不见了。

这两个人已经走出村子，但邝琏居高临下，虽然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容，也还看得见他们的背影。村子里的人，邝琏全都熟识，这两个人显然是外来的陌生人。

邝琏疑心大起，暗自想道：“听他们的口气，好像是来这里打听什么事情似的，只不知是黑道的人物还是白道的公差？”

住在这个山村的都是普通百姓，唯一有点“特殊”的就只是他的亲家冯广潮了。冯广潮少年时候也曾行走江湖，但在三十二岁那年，就归隐故里，闭门谢客，课子授徒。他隐居故里，不知不觉亦已过了十年了。武林朋友问他为什么方当壮盛之年，便作山村隐士，他往往顾左右而言他，甚或只是笑

而不答。

邝璉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早就“息影”田园，但他知道在这十年当中，冯广潮确实绝迹江湖，甘于隐逸。他今年虽然才不过四十二岁，比邝璉的年纪还小六岁，但已像是个心如止水的老人了。去年他做了祖父之后，更加以含饴弄孙为乐，不问外间的事。

他还知道冯广潮从没参加任何反清的帮会，虽然他们对满洲的入主中华，压迫汉人，都是心中不满。但“大清”朝廷的根基早已稳固，（今年是康熙四十五年，距离满清入关已经六十三年了。）不满又有什么办法？多少义士遗民也只能吞声忍泪，伏身草莽，待隙伺机，何况他们只是寻常百姓。

此时那两个人已经是走得连影子都不见了，邝璉又再咀嚼他们那些零碎的话语，不停的想：“他们说的那个孩子是谁？听那人口气，似乎与那孩子相识，当然不会是指我那两个刚满周岁的外孙女儿吧？和他们后来说的那个人又有没有关系呢？广潮的朋友我都知道，称得上和他有特别交情的恐怕只有我了。他的江湖上的朋友早已断绝往来，那还有谁？但‘那人’总不至于是指我吧？”

他想来想去，仍是莫名其妙，最后想道：“这两个人谈论的事情说不定和我那亲家根本全无关系；也说不定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查什么案的，都是自作聪明的揣测！”“别管他们了，还是快点去看我那两个可爱的外孙女儿吧。见了广潮再说。”他抽了一袋旱烟，不知不觉，已是走到村前了。

冯家的把式场就在村边，邝璉远远望去，只见一个剑眉朗目蜂腰猿臂的少年，在空场中心，滴溜溜的疾转，忽而贴地翻腰，状似犀牛望月，忽而耸身张臂俨如健翮摩空。邝璉暗道：“亲家常常夸奖他新收的徒弟质美好学，看来果似不错，只是这是那门子的功夫呀？”

冯广潮有两个徒弟，大徒弟王陵，三年前学满出师，在京中干镖行生意。在把式场中练武的少年，名叫唐晓澜，乃是他的二徒弟。这唐晓澜来历甚奇，连邝璉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。有一天冯广潮突带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来拜见他，说是新收的徒弟，说话带关外口音，但眉清目秀，却又恂如处子。冯广潮从未到过关外，却如何会有个带关外口音的徒弟，邝璉百思不解，暗中也有问过亲家，冯广潮总不肯明说，而且言词之间似有隐忧。武林中虽属至亲，也不便探人隐秘，邝璉也就罢了。今日凑巧，碰着唐晓澜练武，邝璉细心观看，看了一阵，不禁大惊失色！

把式场中唐晓澜身法展开越转越急，场边的槐树簌簌作响，一片片的树叶飘落下来，邝璉细望却不见什么暗器，看他身法手法，又不是劈空掌之类的功夫，而且若是掌风所震，必然一落就是一堆树叶，现在却是一片跟着一片，轻轻飘下，就好像是被伶俐的姑娘巧手，摘下枝头。邝璉是武林中的行家，看出乃是梅花针之类极细小的暗器刺断叶梗，飘下来的。这一份吃惊，端的非同小可。梅花针之类的暗器，份量极轻，取准极难。而今唐晓澜能在三丈以外，打落树叶。腕力之强，目光之锐，在成名武师中也不多见，他拜师不过一年多，一年之内，他如何能练成如此功夫？而且邝璉也从未听过冯广潮会梅花针。

邝璉又再心想，“莫非他是带艺投师，然则他以前的师傅又是谁人，他既有这分功夫，又何必远来荒村，练冯家的把式。广潮武功虽然比我高明，在江湖上他还不能算是一流好手。这少年以前的师傅，必然比广潮高明得多。”

唐晓澜练了一阵，倏然止步，拔出一柄三尺多长的利剑，扬空一闪，纵横挥霍，左右劈刺，捷如猿猴，滑似狸猫，剑花错落，在朝阳下泛出闪电似的光芒，耀眼生缣。邝璉更是惊奇，心想冯广潮以六合大枪闻名，如何却教徒弟使剑？而且唐晓澜的剑法，迅捷绝伦，竟是自己生平仅见。能够教他这路剑法的人，不是一派宗师，也定是成名剑客。

邝璉越看越奇，正自出神，忽见唐晓澜把剑舞了个圆圈，横在胸前，右手搭着剑身，躬腰说道：“弟子初练剑，不成气候，贻笑方家，前辈可是来找家师的吗？”邝璉心中有气：“什么前辈不前辈，难道你这小子连我也不认得？”正想骂他，忽听得一声长啸，场中现出一人，三绺长须，纶巾羽扇，飘飘若仙，看来是个四十有余五十未到的儒生。身法之快，简直难以形容，邝璉竟不知他是何时来到，又是怎样跃进场心，就像从天而降，平地钻出似的。来客轻摇羽扇，笑咪咪的说道：“这路剑法，我已久矣乎未见有人使过了，你已有三成火候，不必谦虚，凭你现在的剑法，已足以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了！来，来，我给你喂喂招！”羽扇一收，向唐晓澜招手道：“我不能用兵器和你过招，你来吧，看看你的追风剑法，能不能沾著我的衣裳！”

唐晓澜一阵迟疑，怪客又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令师绝不会责怪你，十年前他初会这路剑道，就曾和我拆招练剑，咱们聚了十天才散。”

唐晓澜倏然变色，扬声说道：“邝老伯请代禀报家师，我在这里接这位老前辈儿招。”青钢剑一翻阴把，“哧”的一声，反手刺出，怪客身形微晃，唐晓澜一剑刺空，刷地一个“怪蟒翻身”，身随势转，左手剑诀斜往上指，右手剑锋猛然一撩，刷地又是一剑截斩怪客脉门，怪客双臂一抖，大声笑道：“快则快矣，准头尚差！”身子悬空，猛然往下一蹬，唐晓澜缩身一闪，剑往上撩，忽觉微风飒然，怪客足尖轻点他的肩头，竟然翻到他的背后去了。怪客这一脚若踏实，唐晓澜非骨碎肋折不可！唐晓澜吃惊不小，这怪客非但身法奇快，而且能发能收。而又不伤对方，这份功夫已是胜过他的师傅不知多少。

不说唐晓澜心里嘀咕，旁边的邝璉更是惊疑不已！他本来是要去通报冯广潮的。为了好奇，多看一阵，那料就在这片刻之间，双方已交换了好几个险招，那里还敢迟疑，急急往冯家跑去，背后只听得那怪客又在纵声笑道：“唔，这几手还不错，比刚才镇定得多了！”邝璉不暇回顾，一口气跑进冯家大门！

冯广潮正在庭院里闲坐吸烟，见邝璉气急败坏跑来，不禁笑道：“亲家翁看你的外孙女来了，也不用跑这样急呀！”邝璉把礼物一扔，拉着冯广潮便跑，说道：“亲家，你的徒弟在外面和人过招，你还不快去看看！”邝璉担心怪客乃是冯广潮的敌人，存心前来拆台，所以先打徒弟，然后引出师傅。

冯广潮一听，脚步加快，但仍是气定神闲，微笑说道：“什么人呀，晓澜这孩子三招两式，谅还可以抵挡得住。”

把式场就在门前百步之地，两亲家这么一跑，片刻就到。场中两人斗得正烈，忽听得嗤的一声，怪客反身跃出场心，手上拿着唐晓澜那柄长剑。唐晓澜双脚朝天，跌在地上。邝璉双脚点地，正想进去救人，冯广潮忽然一搭他的手臂，硬生生将他拉了回来，对着那人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！我这徒弟怎样，你跌他一跤就算给了见面礼了吗？哈？哈！”徒弟给人打倒，他竟一点也不动怒。

怪客纵声笑道：“十年不见，你教的徒弟也这样高明了！”把长衫一撩，

只见衫尾已被剑锋削去一幅。原来他见冯广潮来到，稍一分心，唐晓澜剑似追风，一下子便刺到下盘，他迫得回肘一撞，将唐晓澜撞跌，但长衫亦已给削掉一小片了。

冯广潮笑道：“谁叫你为老不尊，欺负小辈来了！”

怪客羽扇轻摇，笑着骂道：“亏你练了几十年把式！送你徒弟这份大礼，你做师傅的还不多谢，竟颠倒说我欺负他，叫这位行家听了，岂不笑掉牙齿！”

此时唐晓澜已从地上爬起，忽地跑到怪客面前，卜通跪下，行起大礼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多谢老前辈指点！”怪客将他拉起，说道：“你的剑法比我预料的要高明得多，我本来以为你不能沾着我的衣裳，料不到你居然能够把我新做的衣衫都弄破了。”

冯广潮跃进场心，哈哈笑道：“难道我还不晓得你借喂招来指点小徒，你放心，你老弟家境虽贫，一件长衫还赔得起。来，来，你先见过我的亲家，小儿前年成婚了。咳，日子过得真快啊！”一招手，邝璉跟着进来，又是惊奇，又是惭愧，惊奇的是：从未听亲家说过有这样一位武艺高明的朋友，惭愧的是：自己竟然看不出他是借着“喂招”去指点晓澜。

唐晓澜苦练追风剑法，不过一年，从未试过用以应敌，刚才实地拆招，怪客一面动手一面指出他的优劣所在，当真令他得益不少。他心悦诚服，站在师傅旁边，静听师傅的说话。

冯广潮拈须笑道：“徒儿，你师伯给你的见面礼可不轻呀，跌这一跤也还值得。亲家，这位客人的大名你一定听过，他就是无极剑的名宿钟万堂呀！”邝璉“啊呀”一声，说道：“原来是钟老师，怪不得这样厉害！”

钟万堂的师祖是明末清初的神医傅青主，所以他也颇通医术。在江湖上药囊宝剑随身，也做过不少侠义之事，只是近十年来，也像冯广潮一样，突然销声匿迹。邝璉绝未想到这位名震江湖的剑客，会突然来到荒村，而且还是亲家的好友。

冯广潮一面走一面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会来，可想不到你会来得这样早！”钟万堂道：“是呀，早了三天，十年前之约，你还记得清楚！”冯广潮道：“再过三日便是中秋，这还不容易记？喂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发还未白，可做了祖父了！今日是我两个孙女儿的周岁，你也来看看她们‘抓周’吧！”钟万堂道：“你的儿子我都未见过，现在你连孙女也有了。冯老弟，你的福气倒真不错呀！比我这老头好多了！”冯广潮笑道：“我做了祖父都未认老，你敢认老？”两老友说说笑笑，走回冯家。

冯广潮的儿子冯英奇行过拜见前辈的大礼之后，媳妇随后也抱着两个孙女出来，钟万堂只觉眼睛一亮！

这两个女婴粉雕玉琢，两对大眼睛四处滴溜溜的转，在母亲怀里牙牙学语，神气非常。而且相貌完全一样，笑时同笑，哭时同哭，竟像连心思也是一样的！钟万堂看得出神，赞道：“老弟呀，王母娘娘、观音菩萨都把她们座下的玉女送给你啦，还不把你乐死了！瞧：你笑得这个模样！”冯广潮止了笑道：“我是笑你为老不尊，嘻皮笑脸，像我孙女一样。”停了一停，又说道：“这两个女婴好是好极了，就是有一样不好！”邝璉急忙问道：“公公，是哪一样不好？”冯广潮拈须笑道：“她们出生一年了，我还分辨不出那个是姐姐，那个是妹妹。喂，你跟我说说看，那个是瑛儿，那个是琳儿。”这对孪生女儿，大的取名冯瑛，小的取名冯琳。可是做祖父的分辨不出，平日只是“喂！喂！”的乱叫。

邝练霞笑道：“我平常也分辨不出来呢！除非逗她们笑了，才分得出那个是姐姐，那个是妹妹。”冯广潮奇道：“嗯，有这么个讲究？她们的笑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”邝练霞一手抱着一个女儿，做了一上鬼脸，轻轻说道：“乖乖，笑给公公看！”逗了一阵，两个娃果然咧嘴一笑，脸上都现出一个酒窝，邝练霞道：“公公，你看出来了没有？一个酒窝在左，一个酒窝在右。”两个小孩子又笑一笑，冯广潮细看，果然如此，乐得哈哈大笑。邝练霞道：“酒窝在左面的是姐姐，酒窝在右面的是妹妹，公公你可别记错了！”

旧友重逢，孙女周岁，冯广潮高兴非常，说说笑笑，到了午时，邝练霞准备停当，对公公说：“看瑛儿和琳儿‘抓周’去！”冯家没请别的亲友，但放在红布铺着的圆桌上的东西可还不少，有玩具、糖果，有胭脂、镜子，也有金锭银元。

钟万堂道：“好，我也放两样东西下去，孩子要是抓着，就送给她们作见面礼。”探手怀中取出一件金丝软甲，这件软甲原是无极剑当年的大宗师傅青主，从西藏喜马拉雅山中，猎得一头名叫金毛吼的怪兽，叫巧匠将它的毛杂以金丝编织成的，传了两代，传到钟万堂手上。团起来大仅盈握，穿在身上，作为软甲，可以抵御刀剑，当真名贵非常！冯广潮见他取出这件宝物，吃一惊道：“老哥，这如何使得？这是你们贵派的宝物呀！”钟万堂道：“你也太小觑我们无极派了。我们这派的传家宝是医药和剑术，可并不是这件软甲。这只是傅师祖当年游戏人间，偶然得到而已。”

冯广潮终觉不妥，尚待推辞，钟万堂第二件礼物又拿出来了，笑道：“这件礼物可没金丝软甲那样名贵，但也是我平生得意的玩艺。”这件礼物是一柄五寸长的小匕首，奇异的是：通体黑油油的，连锋刃也放着黑光。原来是钟万堂的成名暗器，“夺命神刀。”无极派前辈女侠、天山七剑之一的冒浣莲，当年随傅青主学技之时，所使的暗器名“夺命神砂”。有毒的一种，伤人之后，十二个时辰之内，若无解药，便毒发身亡。这门暗器传到了钟万堂时，觉得夺命神砂有优点也有缺点，优点是一撒就是一把，宜于以寡敌众，缺点是不能及远，敌人在三丈之外，便难打中。钟万堂喜欢强攻硬打，便将制练神砂的毒药，拿来浸炼飞刀，这种飞刀，锋利之极，一经淬毒，见血封喉，端的十分厉害。冯广潮见他取出此物，默然不语，觉得这种暗器，太过狠毒，不适于给女孩儿家玩弄。但见钟万堂一团高兴，也就罢了。钟万堂将飞刀套入一个皮套中，笑道：“若是谁抓到了，我就教她这种暗器。”

各种物件都摆好之后，邝练霞抱着两个女儿，开始“抓周”。说也奇怪，两个孩子第一次抓的都是一把木剑，钟万堂笑道：“好呀，她们都想作女剑客，你身上的那点玩艺，恐怕要全传给她们。”这时孩子尚空着一手，邝练霞又绕桌走一周，冯瑛伸出肥嫩的小手，一抓就抓起那件金丝软甲。冯广潮道：“好呀，你真识货！把人家的宝贝也抓去啦！”冯琳却睁着两只又圆又亮的大眼睛，黑水银似的眼珠滴溜溜的转，冯广潮觉得奇异，只见她随母亲在桌边又绕了一周，突然呀呀的叫了起来，邝练霞止步凝身，注视她的动作。只见她的小手缓缓的伸了下去，一到桌上，把桌上的物件两边乱扫，邝练霞骂道：“你这小家伙发什么脾气呀！”冯琳呀呀的叫了一阵，突然弯腰伸手，在圆桌中央把那柄有毒飞刀抓了起来！冯广潮皱眉头默不作声。钟万堂却拍手笑道：“好呀，她倒看上我的绝招了。老冯，她大个了，你就送给我教她吧，我收她做女徒弟。”冯广潮强笑道：“那敢情好，只是我怕她大了是个刁蛮公主！”

“抓周”完后，两个老朋友又海阔天空，说了一阵，邝璉想听他们是怎样结识的，可是却总不见他们谈起。只听得钟万堂道：“前辈剑侠凌未风逝世之后，听说武当北支的老掌门桂仲明前年也去世了。而今中原的剑客，远不及老一辈的造诣了！”两人一阵慨叹，冯广潮更是神伤。黄昏时份，屋外犬声汪汪，继而狂曝乱叫，似乎是给什么怪异吓破了胆，邝璉道：“亲家，我出去给你看看是谁来了。”走出大门，只觉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，暮谒苍茫中，有一个瘦长汉子，短须如戟，手提一个革囊，正在大踏步走来！

邝璉打了一个寒噤，上前拦阻，问道：“干吗？找谁来的？”那汉子理也不理，双臂一震，邝璉只觉一股大力撞来，身不由己的直像腾云驾雾般的给抛回屋内，爬起来时，那人已踏步的走入厅堂，冯广潮和钟万堂惊叫起来，刚说得一声：“周老师，你怎么了？”那人咕咚一声，倒在地上，嘶声叫道：“拿金创药和解毒散来！”一阵翻腾，晕了过去，邝璉惊得呆在那儿，做声不得。冯广潮叫道：“亲家，快，快，快关上大门！”邝璉知道事态严重，急忙把大门关上，只见钟万堂已把那人扶在炕上，解开衣服，替他检查伤处。邝璉这才注意到，那汉子面色焦黄，约莫有五十岁年纪，上身短靠紧衣染满淤血，血味腥臭，想是受了什么剧毒的暗器，迫不及待的赶来求医，因此无暇和自己打话，就逕行冲进来。

钟万堂解开了那汉子的紧衣，面色苍白。冯广潮颤声说道：“这是什么暗器？”邝璉凑上来看，只见那人的胸膛好像是给利爪抓伤，又好像是给匕首划伤一样，每道伤痕之间，距离都差不多，整整齐齐，排成两个半球形，就像一双巨大的魔手上下合罩，罩在他的胸膛上，但细数伤痕，却有十余条之多，显见不是指抓伤，而且人的指力，也绝不可能有这么厉害。正在此际，忽又听到冯英奇惊叫道：“爸爸，人头！”冯英奇少不更事，一时好奇，打开了怪客的革囊，两颗血肉模糊的人头皮球般的滚了出来，血腥气味，中人欲呕。冯广潮骂道：“你好不懂事，怎么好胡乱打开别人的东西！你知道他是谁！”忙把人头放回革囊。钟万堂仍在凝神替那怪客敷药，冯广潮道：“有得救么？”钟万堂道：“各家各派的暗器，我没有见过也听说过，只有这种暗器，不但见所未见，而且闻所未闻。淬练暗器毒药，不是孔雀胆就是鹤顶红，恐怕很难救治。我只有用夺命神刀的解药一试，仗着周大侠深湛内功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”

怪客给敷上药后，鼻端气息渐粗，只是人还未醒。冯广潮屈着一膝，恭恭敬敬的替他换了胸衣，揩干血迹，这才吁了口气，对冯英奇道：“孩子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你的师祖！”邝璉奇道：“广潮，你的师傅六合枪余大桩不是早就去世了吗？怎么又有一个师傅？”冯广潮苦笑道：“也许我称他做师傅有点僭越，我只是他的记名徒弟。英儿，你先跪下来磕三个头，师祖虽然昏迷，礼仪却不可废！”冯英奇如言磕头，唐晓澜也跪在一边低声啜泣，冯广潮扶他的头道：“好孩子，不枉周伯伯疼你，你倒真是性情中人。”邝璉听了，更加奇异，这个怪客，被钟万堂称为“大侠”，却是唐晓澜的“伯伯”。而且这个怪客看来不过五十左右，比冯广潮也大不了多少，却又是他的“师傅”。

冯英奇磕完三个响头，站了起来，冯广潮这才说道：“你的师祖名叫周青，是天山剑客凌未风的记名弟子！”邝璉吃了一惊，心想，怪不得如此厉害，重伤之后，随手一震，还能把我撞得发昏章廿一！

冯广潮又道：“康熙初年，凌未风被同门师兄楚昭南率众围捕，关在西

藏拉萨的布达拉宫，后来得一个清廷武士之助，逃出生天。凌未风为了报答他，就教给他一路追风剑法，认他为记名弟子（不是正式收徒）。这个武士就是你的周师祖了！”这段掌故，武林中的前辈大多知道，（按：详见拙著《七剑下天山》）冯英奇却还是第一次听，张大嘴已，说不出话，想不到自己父亲，竟是天下闻名的天山派前辈剑侠凌未风的旁支。

冯广潮呷了口茶，又对邝璉说道：“亲家，不是我多年来一直瞒你，只因你是个老实人，知道了反而担惊受怕。凌未风隐居天山，清廷奈何他不得。周青可是清宫三十年来所要追捕的钦犯！”钟万堂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周大侠避官差，我避仇家，轻易都不敢在江湖露面，这十多年来我也几乎闷死啦！”冯广潮顿了一顿，续道：“亲家，今夜你都瞧见了，我也不必瞒你，就都告诉你吧。看来周老师一定是给强敌所伤，追骑早晚会到，我把你的外孙女重托你了，你带她们出走！你是个安份守己的武师，江湖上知道你的也不多，清廷也不会注意你！”邝璉这才恍然大悟：“原来那两个家伙说的那个人就是周青。”当下慨然说道：“亲家，这是什么话来？我虽息武务农，也还是条热血汉子，咱们有难同当，追骑若来，咱们合力闯出去！”冯广潮微笑道：“但愿能闯出去，只是不怕亲家生气，凭着咱们这几手三脚猫的功夫，只怕难以抵御强敌！”邝璉见周青尚且如此，情知所说不虚，叹口气道：“那么天一亮我就带瑛儿琳儿到滦川去找我的师哥。”

冯广潮抚了一下周青额头，见他未醒，又道：“亲家，十年前我归隐故园，江湖上朋友都很奇怪，你也问过我，那时我不敢说，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，那时我刚刚跟周老师学会了追风剑法，是周老师叫我归隐的！”冯英奇睁大眼说道：“爸爸，为什么你学会追风剑法，却不教我，只教我六合大枪。唐师弟练的是不是追风剑法？”冯广潮点了点头。冯英奇面色不豫，奇怪父亲何以如此偏心，追风剑法传与外人却不传给儿子？冯广潮似乎知道他的心思，忽道：“你懂得什么？我不想累你！”站在一边的唐晓澜双眼一红，泫然欲泣。

冯广潮拈须叹息，心想：不如说了出来，免得他们存有芥蒂。拉着儿子的手，缓缓说道：“你爹爹得祖师传授追风剑法，就是为了你的唐师弟而起的，我说给你听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不肯教你剑术了。”

“十年之前，我在塞外漫游，一日从百灵庙经过，拟入回疆，天阴日暮，忽听得叱咤厮杀声，见十余名强徒围着一个少妇，打得十分炽烈！那少妇的剑法俊极啦，强徒中已有数人受伤，可还不肯放松围攻。少妇右手仗剑，左手拉着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，只能防御，无法进攻。激战中那少妇为了保卫孩子，险象环生。我飞驰到时，恰听得那少妇大声叫道：“你们要我的性命也还罢了，如何还要伤害我的儿子？”她不叫还好，一叫出来，那班强徒的刀枪剑戟竟一齐向那孩子戳去，少妇一口剑前遮后挡，俨如一圈银虹，遮得风雨不透。可是她护着孩子，却护不了自己，只听得她惨叫数声，显然是受了重伤。我再也按捺不住，也不顾自己武艺低微，一提马缰，就从后坡上直冲下去。出其不意，刺倒两名强徒，冲入核心，那少妇见我冲来，把孩子往我马背上一抛，叫道：‘义士，孩子托给你了，你闯出去！’她剑似追风，当者披靡。我抱着孩子，奋力冲杀，仗着那少妇掩护，居然给我冲出一条血路。可是刚冲出重围，便听得背后一声惨叫，那少妇已遭了毒手！我回头一看，冷不防一支冷箭，劈面射来，我胸口一阵剧痛，倒翻下马，孩子也给抛在地上，呱呱大哭。强徒恶叫迫来，昏迷中忽听得一声大叫：‘鼠子敢尔！’

山坡上飞下一条人影，我伏在地上只听得阵阵金铁交鸣之声，又听得长笑呼号之声杂作，我强睁双眼，以肘支地，凝神望去，只见面前无数黑影，一片银光，纵跃飞舞，乱做一团，其中有一道匹练似的白光，闪电似的在无数黑影中穿来插去，白光所到，黑影如波分浪裂，四处乱窜，那道白光激箭般追逐，霎忽向东，霎忽向西，片刻间黑影给扫荡得一个不留，白光一收，荒野间剩下一个长身汉子，走过来将我扶起，说声：‘义士，你受惊了。’我本来痛极欲晕，见了这场激斗，吓得张口结舌，反而不觉得疼痛了，我道：‘你是不是剑仙？’那人笑了一笑，将金创药给我敷上，说道：‘像我这样的功夫，天下多的是！’这时那孩子已爬了起来，抱着那人的腿，哭叫：‘周伯伯，周伯伯，我的妈妈呢？’”说到此处，旁边的唐晓道，眼中已泛着泪光！

邝璉心道：“敢情那两个家伙说的那个孩子就是唐晓澜。”心念未已，果然便听得冯广潮指着唐晓澜：道“那孩子就是他！”顿了一顿，呷了口茶，继续说道：“那长身汉子就是我后来的师傅周青。他听了唐晓澜的话，惨笑道：‘孩子，难为你还记得我，我来迟了！’携着孩子的手，在乱尸堆中检出少妇的尸骸，沉声说道：‘你的妈妈为了保护你，已给贼人害了，可是那些贼人也给伯伯杀掉了。你要做个好孩子，将来再给爸爸报仇！’晓澜伶俐得很，哭了一阵，抱着周大侠道：‘伯伯，你教我本事。’周大侠道：‘只要你做个好孩子……’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他在地上用长剑挖了一个坑，把晓澜的母亲埋了，对我说道：‘她们夫妇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早料到有今日之事，可是还是来迟一步。’

“那时我的伤口敷药之后，虽然止痛，仍是不能动弹，周老师将我抛上马背，抱了孩子，策马疾驰。第二日黎明，到了一间古庙，据周老师说，其地已是接近回疆边境的“图古里克”了。庙中和尚是他的朋友。我在庙里静养了几天，伤势渐渐痊愈。我恳求他收我做徒弟，他想了一晚对我说道：‘瞧你的行事，听你的抱负，都是我辈中人。只是一来你我年纪相差不远，二来我长年流浪，又是朝廷的钦犯，无暇教你。这样吧，我把一路剑法和一种暗器教你，你我仍以朋友相称，不挂师徒名义。’我坚决不肯，最后两下折衷，算是他的记名弟子。周老师用七天功夫，把追风剑法和飞芒暗器传授给我。说道：‘你别小觑这两门功夫，这是天山剑客凌未风传下来的！追风剑法迅捷绝伦，是天山剑法中攻势最劲的招数，飞芒暗器是从凌大侠成名暗器天山神芒中变化来的，但飞芒比神芒细小得多，它是用五金之精所炼，形如梅花针，专伤敌人穴道、耳目。练成之后，江湖上已罕遇对手！只是我必须严诫你不许炫露，不然必招杀身之祸！不得我的允许，也不准传给他人，虽至亲的妻子儿女，也不准传授，你依得么？’我忙说依得。周老师又道：‘不是我挟技自珍，其中另有道理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我就是凌未风的记名弟子周青，如今朝廷的钦犯，二十年前清宫大内的卫士。凌未风的追风剑法，中原剑客会的只我一人，你若在江湖上抖露出来，给朝廷鹰犬看破，立有灭门之祸。你晓得么？’七天之后，剑式我已学会，周大侠又对我说：‘你们河南地方，有一位当世奇人，武功绝不在我之下，他是无极剑的传人，外号‘风尘医隐’的钟万堂。他虽不懂追风剑法，但他的无极剑善于以柔克刚，和追风剑相反相成。你现在已粗会剑式，我无暇教你，你可拿我这物，到伏牛山去找他，请他和你拆招练剑，彼此都有益处！’”说至此处，躺在炕上的周青，身子忽动了一下。

钟万堂急忙替他把脉，说道：“周大侠内功真高，看来不久便可苏醒。

只是受毒太深，解药力弱，醒了之后，还要用气功疗法，治疗三天。”

冯广潮吁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临别时，周大侠又对我说：‘我和北五省豪杰，五年一会，十年后中秋之日，是第二次会期，地点将在你们河南省的太行山上。钟万堂因避强仇，江湖盛会，例不参加。你可叫他在十年后的中秋节到你家来，也许到时我会顺道来探望你，那时咱们再叙契阔。’想不到现在日期未到，两人都已来了！”

钟万堂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最初隐藏在伏牛山，两年前，踪迹被对头发现，我只好再找地方躲藏。不料前几天听到风声，说我那两个对头，也要到那个地方，所以我赶忙向东家请假，假说要回乡探亲，其实是来探你。”冯广潮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怎么你有起东家来了？”钟万堂道：“这两年来我替人教书。”冯广潮颇感诧异，问道：“是江湖上那位有面子的朋友，居然请得动你这位风尘医隐？”钟万堂又笑道：“我教的是一个天下最顽劣的小孩，他的父亲和武林朋友无半点渊源，倒是和河南官府大有关系！”冯广潮更是奇异，正想再问，钟万堂已截着反问道：“那么晓澜这孩子是周大侠叫你教的？”

冯广潮道：“正是。去年端午，这孩子拿了周老师的信来。信上说孩子已大，他不能带他在江湖流浪，又不想耽搁他的功夫，所以叫他来跟我学追风剑法和飞芒暗器。”

说到此处，唐晓澜忽然说道：“咦，周伯伯醒来了！”冯广潮急忙探视，只见周青转了个身眼皮微微开启，倏地双瞳射出凛烈光芒，低声说道：“冯老弟，费了你的心了！”冯广潮急道：“周老师，你觉得怎样？”周青道：“把我的革囊拿来！”唐晓澜在旁递上。周青打开革囊，倏地坐起，伸手向怀中一探，聚拢三指，向囊中一弹，片刻之间，囊中两个血肉模糊的人头，都化成了血水！哈哈笑道：“够本有赚，我死也值得了！”钟万堂道：“以你的功力，静坐三天，还可治疗！”周青笑道：“谁还耐烦静坐三天，待我稍坐片刻，体力恢复，我就出去。再迟就要连累你们了！”冯广潮道：“师傅有难，弟子万死不辞。”周青道：“我都不是他们对手，何况于你！”钟万堂道：“什么敌人？这样厉害？”钟万堂本事和周青不相上下，心想：周青既然能在重伤之后，逃到此地，那么我最少也可以把他们挡一阵吧。周青一声不响，指着胸膛的伤痕道：“你们不见这个？”钟万堂正想问这是什么暗器所伤，周青已从背囊里摸出一件圆忽忽的东西来！

钟万堂看时，只见是一个精铁打成的圆球，外表也没什么奇异。周青用力一旋，那圆球倏的张开，里面藏着十几柄利刀，每柄不到五寸，晶莹透明，其薄如叶，整整齐齐，排列在两个半球形内，犹如飞鸟的翅膀。周青道：“我这次在京中一直被追至此，吃的就是这个暗器的亏！我杀了两人，夺得一个，他们才不敢急追！”钟万堂细看暗器，十分纳罕。周青道：“这个暗器名叫血滴子！我也是第一次遇到，机括一开，里面快刀便如轮子般飞转，一张开来，把人头罩在里面，圆球便自行合拢，人头也不见了！里面的利刀都用毒药练过，就算避得飞头滴血之灾，只要给它伤着，也是性命不保。这次我被十几个血滴子围攻，一时躲避不及，便着了道儿！你们若和血滴子单独斗，用暗器把它打落，或用轻功避开，谅还可以。若遇着血滴子围攻，那可是危险万分！”

钟万堂一跃而起，说道：“既然不能力敌，那么咱们走！我和你到太行山去，沿途用药保住你的丹田之气，接近太行山就不怕了。北五省豪杰这几

天正陆续而来，十几个血滴子咱们还怕他！”周青睁眼道：“你就不怕你的仇家了？”钟万堂道：“这时还怕这个？平时躲避他们，是犯不着和他们拼，现在是逃命要紧！”周青摇了摇头，钟万堂急道：“你再不走，我就要把你背出去了！”周青道：“且慢！”滚下炕，伏地一听，说道：“远处有马嘶之声，现在出去，必然撞上！”钟万堂一口气把房中灯火吹熄，说道：“咱们别动声息，倘若他们真个找到上门，那时才和他们厮杀！”

黑暗中周青抽出一把宝剑，顿时寒光闪闪，照见面容。钟万堂低声道：“把它收起来！等贼人上到门时，再抽剑未迟！”周青插剑归鞘，把唐晓澜拉到身边，悄声说道：“这把剑给你，这是你的祖师爷凌未风传下来的，名叫游龙剑！”钟万堂悚然一惊，游龙剑是天山派两把镇山主剑之一，几十年前，晦明禅师的叛徒楚昭南曾仗此剑压服江湖。想不到凌未风竟会送给周青，而今又传到这个孩子手上。不禁替唐晓澜担心，怕他武功德望不符，身藏宝剑，反会惹祸。

黑暗中周青又拉着钟万堂的手，在他耳边说道：“老弟，咱们会少离多，今日一会，此后只恐更是幽冥路隔。你的强仇已从关外南下，你现躲在什么地方？”两人友谊，坚如金石，钟万堂眼睛潮湿，也悄声说道，“多谢关注。我在陈留县乡下教书。”周青忽道：“是不是姓年的那家？”钟万堂：“正是！”周青忽地叫起来道：“你教的好徒弟！”这句话本来应该还有下文的，但就在此际，他已有察觉，连忙噓声道：“来了！来了！噤声！噤声！”钟万堂莫名其妙，不便再问，只好和众人伏在地上，过了片刻，果然听得蹄声得得，已近门前。正是：午夜侦骑出，荒村搜卧龙。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血溅荒村 十年完旧约 案牵大内 午夜出征骑

黑暗中各人按着兵刃，屏气凝神，蹄声到了门前，戛然而止，钟万堂心里奇怪：“如何只是一人一骑？”周青也甚诧异，正待起身，只听得外面那个拍门叫道：“师傅！师傅！”冯广潮吁了口气，欢然说道：“是王陵。晓澜你去开门，接你的大师哥回来！”周青忽然将冯广潮拉住，低声说道：“是你那在京中干镖行生意的徒弟？”冯广潮应声道是。周青道：“不要说出你曾拜我为师！”冯广潮凛然一惊，问道：“有什么可疑吗？”周青道：“小心为上。”

大门打开，灯火重明，一个三十左右的精壮汉子，缓缓走进，一见屋里这么多人，躬腰问道：“师傅，今天是什么喜庆日子？”冯广潮道：“你添了两个侄女，今天是她们的周岁。”王陵忙向冯英奇道喜，问道：“嫂子和侄女呢？睡着了么？”冯英奇道：“在里面，等会叫她们来见师哥。”冯广潮引他拜见客人，他听得风尘医隐钟万堂的名字，已吃了一惊，再听得周青的名子，急忙拜了下去。周青双眸炯炯，锐声问道：“你沿路可碰到什么特别之人？”王陵道：“在薛店附近，曾见十余名武士，连骑西去！”薛店离汝州不过百里，那些武士若是京中追来的血滴子，该在王陵之前来到汝州。冯广潮心中一宽，暗道：他们想必不知道周老师在此，此际已绕过汝州西去了。周青面色稍转缓和，又问道：“他们没有问你什么吗？”王陵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！”周青“哦”了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邝练霞听得师哥声音，抱了冯瑛冯琳，从内室走出来。王陵亲了两个女娃，欢然说道：“弟妹，大喜啊！你的喜酒我还没喝，现在先喝你的姜酒了！”邝练霞笑了一笑，没说话。冯广潮道：“你在京中镖行干得好好的，怎么有空回来？”王陵道：“镖行派我到淮阳接镖，顺道回来给师傅请安。”邝练霞笑道：“公公，师哥远道归来，让他进去洗一洗脚，卸下行囊，再出来陪你说话吧。”冯广潮也笑道：“是啊，我年纪或许不算很大，人却真是有点老糊涂了。你陪师哥进去，瑛儿琳儿留在这里。”

周青本在沉思，见着两个粉雕玉琢的女娃，眼睛一亮，过去仔细端详，摸了摸两个女娃的骨头，说道：“这两个女娃子比你行，是天生习武胚子！”钟万堂笑道：“老周，想不到你还会看相。”周青端了面容说道：“星相之学本属无稽，但骨格性情，小时已露。我久历江湖，只见过三个骨格奇特的孩子，这两个女娃子性情我尚未知，另外一个，十多年后，不是英雄，便是枭雄，老钟你可得小心了！”钟万堂吃了一惊道：“你是说我的徒弟？”

周青道：“正是。那孩子我见过。只因我有事在身，不然我早把他带走了！”钟万堂奇道：“你见过他，怎么我不知道？”周青道：“你的徒弟是不是年遐龄的儿子，名字叫做羹尧？”钟万堂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孩子是有点怪！”冯广潮不觉吃了一惊，心道：年遐龄是河南首富，怎么钟万堂甘心作他西席。继而一想：若为了避仇，躲进年家，算得是个极好的立足之地。只是钟万堂武功如此深湛，却要东躲西躲，那么他的仇家，只怕是比血滴子还要厉害了！”

周青道：“我久已闻得年羹尧这孩子的一些怪异行为，有人说他是神童，有人说他是天下第一顽童。那年我经过陈留，就特地偷进年府去看，见一个三家村学究，正在骂他不肯读书，他闪着眼睛叫道：‘先生，你再读一遍给我听。’那个老学究道：‘好，我就再教你一遍，今晚你不把书念熟，就不

准你睡觉。’那老师摇头摆脑读了一遍，年羹尧哈哈笑道：‘你听我的！’双手叉腰，大声把那段经书背了出来，竟是一字不差。那三家村学究吓得呆了，年羹尧忽然骂道：‘读书有什么难，小爷偏不爱读你的书，你敢管我！’跳将起来，伸出两个小拳头就打，他只是个六七岁的孩子，两膊却似有百斤气力，可怜那老学究给他一连摔了几跤，一溜烟的跑出了书房，我看他是再也不敢回来了。老钟，你被他打过没有？”

钟万堂道：“那孩子对我倒是非常敬重，只是我也整整磨了一年工夫，才把这个魔星收服了。”正想再说，忽见周青面色有异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周青伏地听声，过了片刻起身说道：“我们估计错了，那批血滴子没有绕过汝州，这回是真的来了！”钟万堂道：“那么快把灯火熄灭，准备暗器！”周青眼珠一转，说道：“不要呆在这屋子里了，敌骑从南面来，咱们从北面闯出去！”钟万堂摇头道：“太过冒险，你的毒伤虽然暂解，身体尚未复元！”周青忽道：“在屋子里恐怕更危险！”身形一起，闯出大门，钟万堂冯广潮全都愕然，猜不透他为什么刚才肯留在屋里，现在却又急着外闯！

将近中秋，月华如练，钟万堂飞身追出，猛见大门前的把式场上，一排练武用的石墩后面，蓦然现出一人，鹰鼻狮口，相貌狰狞，怪啸一声，惊心动魄。周青双掌一错，喝道：“火云峒主，你竟也甘心做胡虏奴才，可怜海云长老一世英名，被你这叛徒辱尽！”火云峒主原是海南岛五指山一个黎族酋长，乃师海云和尚是威震南疆的剑师，火云峒主龙木公尽得所传，只是二十年来孤悬海外，未履中土，所以中原剑客知者甚少。其实他们师徒所练的武功，绝不在中原剑客之下。周青十余年前，渡海深入琼崖，曾上五指山见过龙木公一面，想不到他竟被清廷网罗了去，重逢已是敌人。

火云峒主龙木公磔磔怪笑，周青身形一闪，一点寒星迎面袭来，钟万堂抢前一步，挥剑遮拦，的一声，一支钢镖掉落地上，场边的古槐树上，忽又翻如飞鸟的落下一人，大声叫道：“周青，你世受国恩，随我回去吧！”这人发红如火，周青一见，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仗歹毒暗器，暗算于人，算那门汉子，好，还你暗器！”双掌一旋一扬，一个铁球呼呼飞去！

这人名叫雷海音，乃是四皇子允禛（按即后来的雍正皇帝）门下的异士。康熙子女甚多，有十六个皇子七个公主，最得他宠爱的是十四皇子。四皇子人最精明，却最不得父皇欢心。原来康熙有一日将两笼西藏白鼠，分赐四皇子和十四皇子，过了十天，查问起来，十四皇子道：“那些白鼠关在笼中，怪可怜的，臣儿冒昧，把它们放了，望父皇恕罪！”四皇子却将白鼠分成两队，训练它们厮杀，十天未到，已是伤亡殆尽。见父皇问起，得意洋洋的说了。康熙一生戎马，武功极盛，到了晚年，颇思沽名钓誉，偃武修文，例如著名的“康熙字典”，就是那时他叫臣下编的。听了四皇子的话，心想：“此儿若继我位，必是暴君。”自此就不喜欢他了。清室皇位继承，不依长幼次序，由皇帝留下遗诏，指定一个，放在正大光明殿的正梁，死后才由顾命大臣地同皇室开拆。是以皇子之间，争夺继承甚烈，四皇子知道父皇不喜欢自己，阴谋夺位，更是加紧，一面勾结国舅科隆多，一面养育死士。血滴子是西藏一个红教喇嘛所创，这喇嘛为四皇子所用，血滴子也便传给了四皇子手下的武士。雷海音乃允禛手下“四霸”之一，龙木公却是最近才礼聘来的。周青这次所中的血滴子，正是雷海音所放。

正所谓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周青一见雷海音，不由得心头火起，将夺自他手中的血滴子，立即反射回去。

雷海音一听啸声，知道劲力奇大，不敢接回。龙木公飞身跃起，龙头拐杖迎着圆球一点，半空中 的一声，血滴子斜飞出去。雷海音阴恻恻的笑道：“周青，你也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了，你受了血滴子之伤，纵许暂时保住真气，十二个时辰之内，也必毒发身亡，你和我硬拼做啥？不如随我回京，我可以给你解药！”周青斥道：“我若要重返宫中，三十年前，也不反出来了。你以为给皇帝卖命，便可取得荣华富贵么？我是过来人，比你清楚得多，我劝你早放屠刀，为子孙留点后福！”他以为雷海音乃是大内卫士，所以拿“过来人”身份劝他，却不知雷海音一心想保四皇子登基，这番话如何听得进去？不待周青说完，他已一个箭步，窜到面前，喝道：“不必废话，你既不肯回京，趁早领死！”一丛身，一抬臂，手中的鬼头刀搂头便斫。

周青一挫身，闪开刀势，龙木公的铁拐，呼的打到！周青大喝一声，右足一扫，趁着前倾之势，避杖进招，左掌一招“力劈华山”，迎面劈去，周青三十年内家功力，非比寻常，这一掌若给劈实，龙木公的胳膊非折断不可！但龙木公招数也着实精奇，身形骤转中，振臂斜肩，铁拐疾点周青的“天池穴”。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，周青见他果是高手，暗道可惜，上半身陡缩半尺，反手一掌，把后侧攻来的雷海音手腕拿着，喝声“去你的！”用力一送，雷海音飞跌出去。就在这霎那间，龙木公的铁拐劈风之声又到，周青赶忙斜身，那拐杖点到胸前，忽然向外一歪，紧接着“ ”的一声，火花蓬飞，原来是钟万堂的无极剑已把铁拐挡住！

周青趁势跳出，雷海音也已站了起来，鬼头刀横胸待敌，却自不敢进招。周青中了血滴子内藏的毒刀，雷海音料他不死亦伤，见他仍是如此威猛，吓得呆了。周青正待赶前进招，四处马嘶之声越来越近，冯家的人，也已追了出来，周青心念一动，暗叫“不好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血滴子四处涌现，把冯家的人困在垓心。冯英奇抱着冯琳，正待随着父亲外闯，头顶突然怪声大作，几件黑忽忽的东西当头罩下，他急忙把冯琳挟紧，缩身闪躲，耳际听得父亲大叫一声，颈项一凉，一个血滴子已合罩了。钟万堂虚晃一剑，撇开了龙木公，一掠数丈，一柄飞刀，把暗袭邝琏的血滴子撞落，比冯广潮赶先半步，抢着将冯琳接到手中，但可怜冯英奇已是身首异处。

龙木公和雷海音这时却缠上了周青，满空怪啸之声，呜呜乱响，周青大叫道：“你们不必顾我，赶快逃生！”钟万堂左手挟着冯琳，右手仗剑开路，吩咐邝琏道：“紧随着我，不要乱跑！”邝琏性情朴厚，钟万堂与他十投缘，知他武功稍差，所以一力保他。邝琏霞抱着冯瑛，见丈夫被杀，心摧肝裂，哭不出声。王陵与唐晓澜，一个使六合大枪，一个仗游龙宝剑，两旁保护着她们母女。一个血滴子迎面飞来，唐晓澜跃起一劈，一剑将血滴子劈为两半。要知游龙剑锋利异常，那日周青被十几个血滴子啣尾穷追，数度围攻，就是靠着这把宝剑逃生。而今冯家人多，血滴子不能专袭一人，是以唐晓澜武功虽远较周青为低，却也能够保护邝练霞冲了出去。

几个失了血滴子的武士，一见唐晓澜亮出游龙宝剑，纷纷呼喝，抢来拦截。唐晓澜剑诀一领，剑光闪动，把一名武士刺了个透明窟窿，耳边听得王陵诧异叫声。他亦已无暇回顾，游龙剑迴环作势，往前递招。那料后来的两人竟是高手，一个手使七节鞭，对游龙宝剑，竟然不惧，七节鞭哗唧唧撒开，盘旋缠打，全是进手招数。另一个使混元牌，劈崩砸压，也是势雄招捷，虎虎风生！唐晓澜初出道，便遇强敌，手忙脚乱！

王陵拖着邝练霞，自顾不暇。冯广潮大喝一声，追风剑法霍霍展开，把

面前两名敌人刺伤，杀出血路，正想救媳妇、爱徒，猛见两条人影，似断线风筝般一个随着一个，凌空飞坠。冯广潮把头一低，周青从他头顶飞过，他刚一长身，后头那个已一杖当空戳下，他长剑横挡，竟给震退几步。这人正是火云峒主龙木公！

周青这一赶到恰是时候，使七节鞭的正在一鞭向唐晓澜右腰猛扫，唐晓澜的剑被铁牌压住，抽不出来，万难逃避，使七节鞭的正自得意，不料周青突如飞将军从天而降，右掌压鞭，倏一转身，便达中宫，欺身直进。周青身法奇快，对手抽鞭还架，势已不及，周青五指如钩，一抓抓着他的肩头，往外一甩，那人惨叫一声，琵琶骨全都碎了。使混元牌的突然一震，手劲一松，唐晓澜的游龙宝剑抽了出来，青锋一转，“盘时刺扎”，向敌人胸前急点，那个使铁牌的武士一招“横架金梁”，急住上崩。那料唐晓澜身形一展，游龙剑已是突然改了方向，削他下盘。使铁牌的武士救招不及，双足自膝盖以下，全给斩断！这时王陵和邝练霞还在十数丈开外，和两名武士拼斗。唐晓澜正待上前救援，忽被周青一把拉住！

唐晓澜正自一怔，周青已在他耳边轻轻说道：“你对王陵可得小心在意！”一放手，猛然一声大喝，往后倒纵。唐晓澜愕然不解，凝眸观看，只见冯广潮步法错乱，摇摇欲坠，周青赶回去原来是为了救他师傅。唐晓澜急痛攻心，在这紧急关头，自己竟不能抽身去帮师傅。因为师嫂师兄武功更弱，形势更急，只好挺剑飞身，先去援救他们。周青和他所说的那句话，他亦已无暇无思索了。

你道周青何以会对王陵起疑，原来他久历江湖，伏地听声的本领，更是百不失一，他刚才在冯家第一次伏地听声之时，明明听出不是一人，但后来到了门前，却又仅是王陵一人一骑，已自疑惑。因此他才不敢留在冯家。后来开门索敌，广场遇优，龙木公与雷海音双双现身，更是令他疑心大起。他想这两人都有极好的轻身功夫，莫不是与王陵一同来的，只是虽然怀疑，却还不敢断定，恐防冤枉好人，要不然他早把王陵废了！

再说冯广潮骤遇强敌，把苦练十年的追风剑法，施展出来，结果了两名血滴子，正待外闯，那料碰着了火云峒主龙木公，刚一接招，便给震退。龙木公铁拐抡圆，旋风急扫，忽然听得一片叮叮之声，龙木公突觉肩头微麻，有如给大蚂蚁叮了几口似的。心中一震，料是中了梅花针之类极微细的暗器，仗着内功深湛，运气护了要害，龙头拐杖刷地一个“怪蟒翻身”，打得飞沙走石，凶猛异常。冯广潮左手发了一把飞芒，剑诀一领，敌人铁拐已到面前。冯广潮知道不能硬碰，右腿一提，下护其裆，身躯半转，侧目回睨，三尺青锋，迅如电掣，不架敌招，反截敌腕，剑尖下划，倏的划到敌手脉门！

这一招是追风剑的救急绝招，正所谓善战者攻敌之所必救，顿时把敌招破开。但龙木公也好生厉害，喝声：“追风剑法果然不凡！”避招进招，用“腕底翻云”横截冯广潮剑身，冯广潮接招还招，往下一塌腰，剑走轻灵，圈回来，发出去，一招“春云乍展”，直奔敌人右肋。龙木公忽然向后一倒，铁拐脱手飞出，拐剑相撞，剑轻拐重，冯广潮的剑给震上半空，虎口流血。龙木公一跃而起，伸开蒲扇般的大手直抓下来，月光下只见他掌心红如朱砂，冯广潮大骇欲逃，肩头已似给千斤重物硬压下来，急忙沉肩缩肘，往后一挣，奇痛彻骨，肩头已是血淋的，给龙木公连皮带肉撕去了一大块！

避剑、掷拐、发掌、抓撕：四个动作一气呵成，快如闪电！正是龙木公败中求胜的杀手绝招！周青大吃一惊，连忙倒纵回来，冯广潮已是倒地不起。

邝珽这时正随着钟万堂奋力冲杀，听得喊声，回身待救亲家，雷海音的鬼头刀首先斫到，“泰山压顶”，连人带刀，硬往下落，直斫邝珽项梁。邝珽一闪，奋力招架，但仍是招架不住。雷海音飞起一脚，踢着他的胛骨，邝珽脚步踉跄，撞在一名血滴子身上。钟万堂急忙斜里掠出，飞脚将那名血滴子踢翻，左时一带邝珽，一个“倒踩七星步”，往后急退。就在此时，只听得冯广潮嘶声厉呼：“你们快逃，逃得一个是一个！”月光下，只见他踉踉跄跄走了几步，两个血滴子交叉飞来，怪啸声中，冯广潮一声惨叫，头颅竟给血滴子硬生生剪去！钟邝二人又惊又怒。钟万堂左手抱着的冯琳，忽然“乌哇”“乌哇”的惊哭起来。

月光下，冯琳苹果般的小脸，更显得分外可爱。钟万堂叹了口气，一咬牙根，毅然说道：“先救孩子！”把冯琳交给邝珽，左手扣了几柄夺命神刀，喝道：“随我来，闯出去！”雷海音垫步赶截，一刀劈去，钟万堂陡然一伏腰，似欲让招，又一旋身，似欲出剑，雷海音也是老手，见他虚实莫测，不敢躁进，他旁边两名武士，却已并肩抢上。钟万堂青钢剑寒光闪闪，容到敌人抢近，忽然旋风急扫，下击敌人腰胯。一名武士惊叫一声，短衫贴肉之处，被剑尖穿了一洞，幸他尚算机灵，伏地急滚，使出“燕青十八翻”的滚地堂功夫，滚出数丈开外！另一名武士吃了一凉，退后两步，尚待收鞭挡剑，钟万堂剑随身转，夺命神刀在剑底发出，舌绽春雷，喝道：“倒！”那名武士果然应声倒地，叫道：“暗青子有毒，有毒！”钟万堂把手连扬，三柄飞刀，连环射出。雷海音横刀一磕，将一柄飞刀磕落尘埃，旁边两名武士，又是嗷哟连声，双双倒了下来。雷海音见如此声势，那还敢追？他自己泊血滴子已失，只好叫伙伴：“放血滴子取他！快！快！”

血滴子攻远不攻近，混战缠斗中，不好施放。钟万堂一逃，血滴子可就来了。他听得头顶上空怪声大作，一看竟是五六个血滴子呼啸而来，钟万堂插剑归鞘，两手抓起六柄飞刀，大喝：“血滴子能奈我何！”六柄飞刀电射而出，半空中铿锵连声，血滴子给飞刀撞开，园球内的十二把小匕首，银光耀目，宛如洒下满天刀雨！其中有一个血滴子想是高手所发，力度较强，被飞刀碰撞，还是迳直飞来。钟万堂急忙迎上去，挥剑将这枚血滴子挑落远处，这才蓬的一声炸开。钟万堂也自暗暗吃惊，心道：若是十几枚血滴子围攻，那真是万难抵挡，怪不得周大侠着了道儿！

这时他已挽着邝珽逃出血滴子所能及的范围之外，回头一望，只见周青瘦长的身影在月光下龙腾虎跃，迅猛异常。钟万堂心里一宽，想道：周青的功夫只有在我之上，虽说他受了伤，但血滴子亦已伤亡过半。他的飞芒暗器也决不在我的飞刀之下，料想可能脱险。

钟万堂正自沉吟不定，冯琳哭了一阵，想是十分疲倦，竟然伏在邝珽怀中熟睡起来。钟万堂脸含笑意，亲了她一下。远处周青扬声叫道：“钟大哥，快和孩子逃跑！你收的那个姓年徒弟，若发觉他心术不正，你就该废他的武功，切勿姑息！我脱险后，自会到陈留找你，快逃，快逃！”

钟万堂心头一震：周青在这样紧急的关头，还殷殷以此相诫，难道年羹尧这孩子将来真会成为一代枭雄？但这时他已无暇多想，遥应一声：“周兄万安，陈留再见！”抱着冯琳，和邝珽迈开大步，如飞逃跑！

周青见钟万堂已经脱险，吁了口气，再看唐晓澜时，只见他和王陵邝练霞三人，正与敌人打得十分激烈，唐晓澜的游龙剑闪闪发光，专削敌人兵刃，王陵的六合大枪上崩下砸，里撩外滑，也颇见功夫。对面那三名武士虽非庸

手，但与龙木公雷海音相比，却是差得甚远，唐晓澜等三人尽自抵挡得住。

周青松了口气，双掌一紧，左掌上托，右手一拉，咔嚓一声，把一名敌手的右臂硬生生折断。龙木公勃然大怒，铁拐往上一抽，顺势反展，疾如骇电，照周青面门劈来，这一招用得异常迅疾险狠，好个周青，避招不及，运足内力，反臂一振，竟硬接了龙木公一拐，身躯也趁这一震之力，倒翻出三丈开外！

龙木公这一拐如击铁石，也是倒退数步，虎口发痛，不觉胆寒。他不知周青却伤得更重！”周青内功虽高，但在受剧毒暗器所伤之后，以血肉之躯，接了这拐，五脏六腑，均受震荡，眼睛发黑，奇痛彻心，自知性命难保。唐晓澜叫道：“周伯伯，快来呀！咱们并肩子闯出去！”

周青一扬手，打出七枚飞芒暗器，把围攻唐晓澜、邝练霞的几名武士打伤，叫道：“你们快跑！不必等我！”唐晓澜一阵迟疑，周青喝道：“你不听我的话么？”呼呼怪啸，一个铁球又已飞到头顶，唐晓澜宝剑往上一挑，把来袭的血滴子挑开，背后又听得周青叫道：“快跑，快跑，用飞芒打他们！”唐晓澜和王陵傍着邝练霞，冲杀出去，背后只有几名武士追来了。

周青见唐晓澜等三人都已脱险，精神大振，他自知性命难保，要仗着一口气在，替他们断路，雷海音赶上来，周青双目圆睁，大喝一声，反手一掌，迅如奔雷，雷海音吓得赶忙倒退，已来不及，腕骨碎裂，鬼头刀脱手飞去，晕倒地上。周青凶神恶煞般的拦在大路上，一个血滴子道：“咱们走吧，不要惹他！”这一战，虽然毙了冯广潮父子，但血滴子也已伤亡过半，雷海音并且受了重伤，除了有三四人去追唐晓澜之外，剩下的龙木公在内，不过五人。龙木公本已胆寒，但一看之下，忽地又怒骂道：“脓包！跟我来，他逃不了！”龙头拐杖一展，向前冲去。原来他见周青躲避血滴子时，虽然敏捷，但身法显已不及从前灵活，起步落步之际，微见摇晃。低手看不出来，龙木公可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，见微知著，料得周青已是强弩之末了。

这几名血滴子都是四皇子的死士，给龙木公连骂两次“脓包”，十分不忿，脚步故意迟缓，让他独自向前。周青双手连扬，一把飞芒迎空洒出，龙木公身形上拔，铁拐抡风，但仍是给一根飞芒刺着左眼，登时瞎了。他平生从来未受过如此挫败，凶性发作，在半空中一个筋斗，连人带拐杖，俨如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，半空戳下，周青奋起神威，双手一扯杖头，大喝一声，两人一齐用力，精钢打成的拐杖，逼卜一声，当中断为两段。龙木公将半截拐杖，拚命掷去，周青腾起一腿，将龙木公踢飞三丈开外，但胸膛也给龙木公的半截拐杖，戳个正着，伤口破裂，真气消散，这位凌未风的记名弟子，中原唯一精通追风剑法的侠士，竟然死在荒村。

龙木公胸口剧痛，一大口一大口的鲜血喷了出来，急忙提气护伤，忽听得旁边的血滴子说道：“大喜，大喜，钦犯给你老打死了！”龙木公怒道：“哼！你们这些脓包，敌人死了，才敢上来。”血滴子们默不作声，过了一阵，有个血滴子忽幽幽说道：“是我们脓包！我们也不想邀功，就让你割周青的头回去禀报贝勒吧！”龙木公受了重伤，若然无人救护，势必也陪葬荒村，听这名血滴子口气，竟似想要不理自己，不由大急，陪笑说道：“生毙巨贼，大家都有功劳，咱们兄弟何必争气！”那名血滴子哼了一声，将龙木公与雷海音扶起。自此龙木公与血滴子之间，有了心病，这是后话。

雷海音悠悠醒转，忽然问道：“那个使剑的少年呢？”旁边的武士答道：“我们有三四个人已去追他，料他逃跑不了！”雷海音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未